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丁山征西 第四十二回 唐太宗世民歸天 唐高宗御駕徵西

方才話言不表，再言長安城中，貞觀天子在宮中，想起元帥薛仁貴父子徵西，屢有捷報，奪了許多關寨，惟處處有異人擋住，不能一旦平復，望他得勝班師，君臣相會，朕才放心。天子思想，身倚龍床，朦朧睡去。夢中出了王宮，只見文武上前接駕，天子一看原來是秦叔寶、尉遲恭、羅成、馬三保等，多說道：「陛下乃紫薇星君降世，今將復位。臣等文武兩班，合當隨侍。況左相星、右相星、白虎星，俱已復歸原位。請陛下登殿設朝。」天子聽了文武之言，隨了秦叔寶等，來到雲霞之內，只見一座寶殿。

秦叔寶、尉遲恭奏道：「此乃陛下北極紫薇殿。」言之未了，只見左相星、右相星、白虎星俯伏朝門接駕。太宗天子傳旨：「平身。」三人謝恩。天子龍目一看，原來是左相魏徵，右相軍師徐茂公，白虎星是徵西元帥薛仁貴接駕。太宗進了寶殿，諸臣朝賀，分立兩班，天子叫聲：「薛王兄，朕命你征伐西番，未曾班師，為何也在這裡？」仁貴上前俯伏奏道：「求主恕罪，臣兵到白虎關前，乃大數難逃。另差別將領兵，去平哈迷國。謝恩萬歲萬萬歲！」

太宗聽說「大數難逃」四字，不覺大驚。忽聽景陽鐘聲，驚醒了天子。睜開龍目一看，不見了兩班文武，原來睡在龍床之上。想起夢中之言，難道寡人天命要絕了？夢中之事，不可深信。只聽得五更三點，駕臨早朝。

文武朝見已畢，天子說：「眾卿有事啟奏，無事退班。」降旨未了，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紅袍金帶，足登烏靴，頭戴烏紗帽，執笏當中奏道：「臣欽天監監正李雲開，有事啟奏陛下：臣昨夜司天台夜觀星象，見西方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墜於番地，應在白虎位下。隨後見北極垣中，二小一大，三顆明星落地，主朝中大臣歸位。」太宗聽奏，一發心驚。又有黃門官捧本進朝，俯伏金階呈上。天官接了，放在龍案之上。天子龍目觀看，原來是左相魏徵、軍師徐茂公，均已亡故，其子上本。天子見了兩本，龍目中滔滔淚下，說道：「他二臣有許多功勞，正好享福，為何一齊歸天？朕心好不傷感。」傳旨內監，欽賜御祭御葬，王太監領旨前去。黃門官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，今有魯國公程咬金，由西番回國，入朝見駕。現在午門，未蒙宣召，不敢擅入。」天子想起三更之夢，魏徵徐勣已應了，老將回朝，薛元帥肯定性命難保。傳旨上殿。

咬金俯伏金階二十四拜，天子說：「程王兄平身。」謝萬歲！」宣上金殿，賜坐問道：「程王兄，西番歸國，可知薛元帥何日班師？」咬金聽了，眼中淚下，奏道：「徵西薛仁貴，兵打白虎關，被番將楊藩使妖法，用陰兵圍住白虎山。其子丁山興兵救父，同老臣一齊上山，誰想山前見一白虎，丁山放箭射死。啊呀！萬歲，原來白虎就是元帥真形。箭傷白虎，廟中元帥身亡。望主速定丁山之罪；雖是無心，其罪不小。」

天子聽說仁貴射死，哭倒在龍床之上，道：「寡人虧你徵東十大功勞，西番未平，良將先喪，叫寡人好不痛心也。如何是好？」哭得心傷，口吐鮮血。嚇得兩班文武內侍，飛報太子李治。李治驚得魂不在身，來到龍庭，扶住父王。傳旨退班回宮，交三更之後，太宗駕崩。

傳旨：先將哀詔頒行。各官穿白開喪三日，二十七日行孝，然後新君登位，是為高宗皇帝。文武盡穿大紅吉服，分立兩旁。只聽得東邊打起龍鳳鼓，西邊打起景陽鐘，奏樂之聲。前面三十二位太監，一聲吆喝，新君臨殿；後擁二十四名宮娥采女，隨侍龍駕。兩把龍鳳宮扇分開，來到龍案，身登寶位，珠簾放下。只見底下文武朝見，山呼已畢。李治大喜，說：「諸卿平身。」

眾臣謝恩起身，分立兩班。傳旨改元年號，唐高宗皇帝，國號永徽。天子先頒喜詔，通行天下，立王氏娘娘為正宮，立李顯太子為東宮。這忙非止一日，天子就把龍袍一轉，駕退回宮，珠簾高卷，群臣各散。

次日天子臨朝，傳旨百官，俱加一級；天下罪人等，已結與未結的，盡皆恩赦，內有十惡不赦；欽賜功臣，筵宴已畢。就召魏旭見駕，山呼萬歲。

天子開言道：「魏徵乃先王輔弼，朕不負功臣之子，封卿大夫左丞相之職，恩賜蟒袍紗帽。」魏旭封了左丞相，駕前謝恩。宣徐梁見駕，徐樑上殿朝見。

天子道：「卿之父與國運籌，以致一統江山，其功不小。封卿襲父軍師之職，恩賜錦袍玉帶。」謝恩。」徐梁領旨謝恩。文武恩封已畢，對咬金說：「老王伯，元帥身喪西番，進退兩難。朕今同王伯御駕徵西，徵討叛逆。」傳旨命東宮同魏旭監國，咬金為前隊，兵馬出了長安。一路滔滔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出了玉門關，來到金霞關。一路上俱有文武迎送，百姓香花燈燭，好不熱鬧。不覺來到寒江關，不表。

再言樊梨花母女，孤孤淒淒，苦度衙中。梨花早已曉得仁貴身死，程老將軍出關經過，想明日御駕親來徵討，丁山難逃弑父之罪。待我做成御狀告他，我善曉陰陽，丁山不該命絕，懲治他一番，叫他情願心服。將弑父休妻兩大罪寫明，扮做村莊婦人，告他一狀便了。

次日辰牌時候，只見旌旗曜日，前隊藤牌兵，後隊短刀兵，步兵多帶弓箭，馬兵手執長槍。四隊雄兵過去，全副鑿駕。兩班文武，都騎高馬。隊隊分開：文官紫袍金帶，武官金甲金盔。羽林軍擁護著天子，朝廷身騎龍駒，馬前許多太監。程乾歲隨了天子，看看相近關前，樊夫人同梨花搶出叫屈。

天子聽得，便問兩邊軍士：「關前何人叫屈，即速捉來。」軍士領旨，將二人捉住，來到駕前。手執御狀，俯伏在地，口稱冤屈。天子想：「此是西番外國之女，有甚冤枉，前來叫屈？如今要把西番化服，理當准狀。」傳旨：「取狀紙過來。」太監領旨，就把狀紙送上。天子龍目一看，說：「西番有村女告狀。」閱過一遍，便將狀紙交咬金說道：「老王伯必知其情。」咬金接來一看，奏道：「樊梨花不但有才，而且有智，真是國家柱石。他獻關招親，果然丁山不是。老臣為媒，他三次休棄，目睹其情，望君主准狀究明。」

天子聽了，龍顏大怒，傳旨：「宣樊家母女見駕。」夫人、小姐領旨，駕前朝見。天子說：「賜卿平身。」龍目一看，果然樊梨花容貌超群，忙開金口道：「你母女情節，程王伯一一奏明，朕已深悉其情，准你狀紙，泄恨便了。」

樊梨花同母謝恩已畢。朝廷進關，一直西行。

樊家母女回轉衙門，夫人說：「兒啊，難得大唐天子，准了狀紙，又虧程老千歲在旁，代我母女說明冤屈。此番聖駕到了白虎關，定把丁山問罪，令他請罪。你可放心，夫妻得以完聚。」小姐聽了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冤家把我三次休棄，要報他三次仇，磨難他一番，方泄昔日仇恨。」老夫人說：「女兒，你們後生家，偏有許多委屈。據我做娘的看起來，還要三思。」小姐說：「母親，若不將他磨難一番，焉肯服我？」夫人說：「女兒之言有理。」此話不表。